



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曹文轩精品集

乌雀镇

曹文轩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乌 舍 镇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雀镇 / 曹文轩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3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4017-0

I. ①乌…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4004号

WUQUE ZHEN

乌雀镇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责任编辑: 于妹妹
责任校对: 韩学安 刘虹伯 欧 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3
字 数: 112千字
印 数: 1—20 000册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4017-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3-2815984



大学时代，单纯、天真、冒点儿傻气。

——1975年春摄于北京大学



让孩子知道天空与飞翔——与儿子西蒙放风筝。

——1998年秋摄于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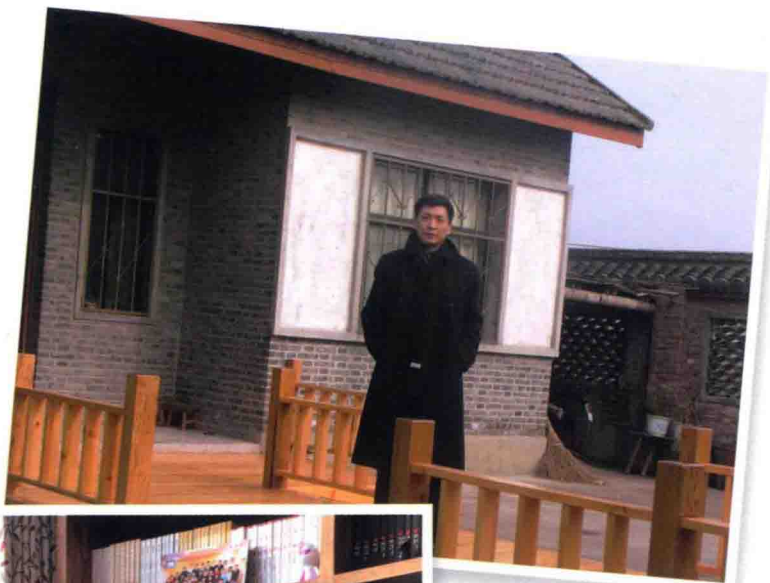
“孩子，别紧张，慢慢地系。”
——2010年摄于西安



记不得这是在
哪所小学了，因为
一年里头，会有许
多这样的场面，而
所有这些场面给我
的是同一种感觉：
幸福。

老师们将《青
铜葵花》改成了剧本，
几个孩子的表演让
我感动万分。演出结
束后，我上台和他们
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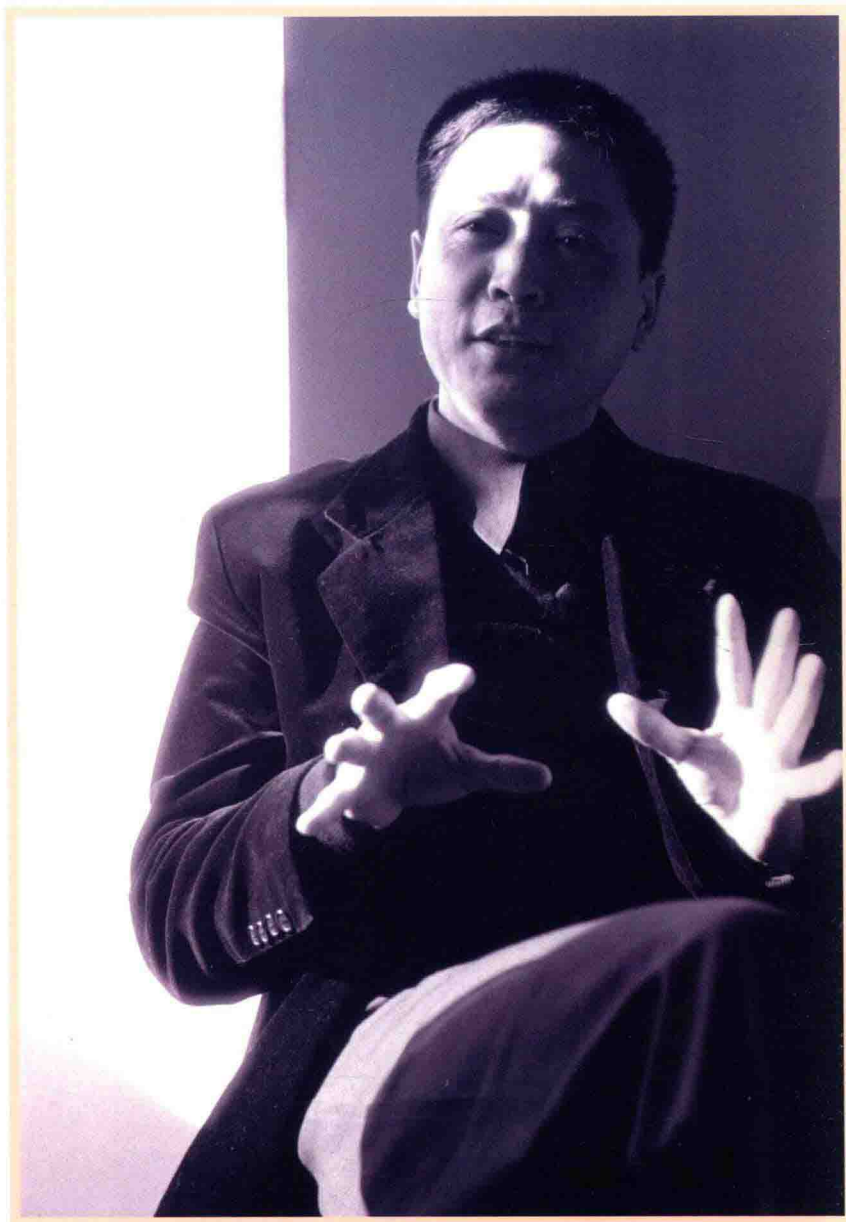
这是我的盐城老家，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当然这屋子已经几次重建了。

——2008年冬摄于江苏盐城



这张照片摄于我的书房，摄影者只是一个到我家中做客的小学生。怎么样，摄影水平相当不错吧？

——2010年3月摄于
橡树湾住宅



这是我的另一个形象。说心里话，我挺喜欢这个发型的，但很多人都说不好看，只好依了他们。

——2008 年秋接受媒体采访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地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了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

子。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了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时间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我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哎！”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死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

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

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是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

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屋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

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目 录

乌雀镇 3

黑猫 17

偷走娃娃的人 33

怎么对付一只鹰 47

这秃子是个恶霸 63

草丛中的蛋 79

大树下的宝物 89

驴赛 97

迷路的母鸡 107

这里的河边静悄悄 113

第十一根红布条 121

枪魅 137

海牛 153

痴鸡 183

飞翔的鸟窝 197

罗圈腿的小猎狗 203

黑魂灵 211

《乌雀镇》阅读卡 239



目 录

乌雀镇 3

黑猫 17

偷走娃娃的人 33

怎么对付一只鹰 47

这秃子是个恶霸 63

草丛中的蛋 79

大树下的宝物 89

驴赛 97

迷路的母鸡 107

这里的河边静悄悄 113

第十一根红布条 121

枪魅 137

海牛 153

痴鸡 183

飞翔的鸟窝 197

罗圈腿的小猎狗 203

黑魂灵 211

《乌雀镇》阅读卡 239

乌 雀 镇



一只褐色的大鸟在飞行途中受伤，“扑通”掉在了乌雀镇前面的大河里。一位捕鱼老人连忙将它救到船上，然后用装鱼的篮子把它带回镇上。

当猎人、狐狸、野猫，还有天上飞的老鹰都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它时，乌雀镇的孩子围成一圈，把它围在了当中。他们还给它水喝，给它各种各样的食物。

这是什么鸟呢？谁也没有见过。

它的样子雄壮有力，宽宽的肩，羽毛紧密而有光泽，嘴巴像是牛角制成的，还有一个弯曲得很好看的钩子，眼睛黑幽幽、亮晶晶，像月光下草丛中的碎玻璃一般闪着光，两条腿短而粗，爪子似乎能抓起一切，尾巴显得有点儿短。往那儿一站，它很霸气，又有几分凶样。

它养好伤后，没有去追赶它的同伴，却留在了乌雀镇。